

早上被闹钟叫醒的时候我还在做梦,梦里我是刚刚上初中的小女生,在课业压力和书法爱好之间努力寻求平衡,梦里我想,早知道了上了这所初中还要练毛笔字,不如干脆选一所对口公办初中读读。醒来发现,时候不早了,赶紧叫隔壁房间的女儿起床上学。

40岁的第一天

陈睿昶

今天是我40岁的第一天。一般心灵鸡汤博主会在生日当天写人生感悟,活了几岁就写上几条大道理,那么活到四十不惑之年的我也该积攒40条感悟了吧?然而并没有。40岁的我只有一句鸡汤:查询



养老保险待遇测算。丈夫比我小一岁,39岁的他目前还查不了,于是在40岁的第一天,他提醒我查一查。我迅速打开某宝,搜索养老保险待遇测算,页面立刻跳出了月养老金模拟计算金额,仿佛当年查询高考分数一般。这个测算是以假定我在本月退休来测算的,所以随着我继续工作的月份延长,养老金存储金额也在增加,退休后每月拿到的养老金也在相应增加。页面上还显示了我已连续工作18年3个月了,这些年来,我一直贯彻村上春树“舞舞舞”的精神,不管工作是安逸还是令人抓狂,都没有停下来过。这18年里支撑我的倒不是养老金的数字,是我知道人活着,要么挣钱要么花钱,如果我选择停下来,那可能就是“松子被嫌弃的一生”。

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,我也在工作的岗位连续干了18年,一个月甚至一天也没有停过。这当中有不少人玩起了Gap Year,工作一阵休息一阵,出去旅游或者放空,我只能保持观望。我有房贷有家累,Gap Year不是我承受得起的。就和跑步一样,我始终在跑,停下来可能便不会不想跑了。这18年3个月的连续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,我累计缴纳了一笔不菲的养老金存储金额,假设此刻退休,到了法定退休年龄,每月能拿到这样一笔养老金,买买小菜吃吃饭该没问题。

往后余生,每多工作一个月,都是赚到啊,赚到的不仅是当月的工资,更是给自己的养老金事业添砖加瓦。想到这一点,忽然对工作充满了热情。我妈在40岁那年已经下岗再就业,她曾对于我这样娇生惯养的人能否工作到40岁存有怀疑,事实证明,社会还是需要我的。我身边有不少同龄人,陆续走出了写字楼,开始了“跑单帮”事业:成为了全职妈妈,成为了美食博主,成为了带货直播的KOL……这些行业是时代的产物,看似不用坐班,时间自由挺轻松,但在我看来,不能稳定

地缴纳五险一金,有点亏。像我这样追求稳定的人,还是适合踏踏实实朝九晚五,用一时的自由换老来的稳定。

人生是一场马拉松,如果以80岁作为平均寿命的话,那么到了40岁,差不多已经到了折返跑的转折点,你的半程成绩如何?这个养老金模拟计算金额可以看作是成绩。当然银行存款也可以看作是成绩。有些人投资有道,有些人家里有矿,像我这样的上班族,不如把40岁以后每月可以预测的养老金作为成绩,时不时地刷刷这个金额上涨,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啊。想象成为老奶奶的自己,用养老金出去旅游,用养老金给孙辈包压岁钱画面。

20岁的时候,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,一度很消沉,午夜梦回,想想自己什么都没有,也许永远不会遇见所爱之人,也许永远不会繁衍子嗣,甚至想过如果哪天失业,可能只能啃老,过上依赖父母退休工资的生活。而今40岁了,结了婚,生了娃,有一份需要自己的工作,刷刷养老金数字也过得去。40岁的第一天,感觉挺好。估计到了50岁的时候,如果退休年龄还是50岁的话,领到退休金的我,感觉会更好。如果到时能混个退休返聘就是好上加好了。

我知道,我不会啃老了,因为有一天我自己也会老。站在40岁的当口,忽然看到了新的目标,就像王力宏歌里唱的,今天看见永远的第一天,这是另一个起点。说句玩笑话:为了多赚养老金而奋斗!

岁末年初,万众瞩目的《繁花》电视剧闪亮登场。那天兴冲冲打开电视,刚看第一集,见阿宝称呼陶陶时,字幕里出现“赤裤兄弟”一词,颇引起我的注意。印象中,该词应写成“出窠兄弟”才对吧?遂查检文献,探究一番。

“赤裤兄弟”?

祝淳翔

我个人最早是在唐大郎的诗集《闲居集》里见到这四个字的。1979年11月底,多年不通音问的老友陆小洛从美国旧金山寄给大郎一封信,说在国外经常读其诗作,所以了解了他一些近况。于是大郎写下一首打油诗,作为回报。诗云:“出窠兄弟计双双,说说玩玩不结‘邦’。到老故人还动笔,可怜小报尚拖腔。”诗注共两条,第一条解释称,近五十年前,有四个朋友经常聚在一起:陆小洛、唐瑜、龚之方和大郎。用上海话来说,他们算是“出窠兄弟”。

《闲居集》是1983年出版的,年份靠后,实际早在1944年6月12日《力报》上,张青子在其“酒眼灯唇”专栏就撰有短文《出窠弟兄》,文中提及:夜里七点,作者刚好在力楼(指《力报》编辑部),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慕尔(本名王一麟)的“醒醒醒醒”专栏为何好几天不写。此人自称“慕尔之出窠弟兄,故曰必买一份《力报》以捧朋友之场”,并称“十余年前,尝与慕尔兄‘打菱角’‘滚铜板’于镇江”。还有更早的文献记录,出自苏州作家范烟桥的短篇小说《贞洁的娃娃》,刊《红玫瑰》4卷7期(1928年3月1日出版)。小说写道:“这时候牛将军也有七分醉意,那些来宾,有一部分是他的出窠弟兄,平时什么都可以说,难道不能借着个醉字,和他开开顽笑么?”

以意度之,出窠弟兄的意思,大约指从小一道长大的十分亲密的朋友。

不敢遽断,遂发消息请教老作家卢润祥,是否有所耳闻。老先生帮忙翻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《语海》,告知该书812页有:“窠:鸟兽之巢穴。一个窠里出来的兄弟。指同行、同伙。”又查叶世荪编著《解说上海话》(上海远东,2006版)，“出窠兄弟”指“从同一个地方一起出来的朋友”。钱乃荣等编著《上海话大词典·辞海版》(上海辞书,2007版),则指“从小在一起玩耍一同长大的好朋友”。意思大同小异。此外出窠一词,含有最初之意,譬如“出窠书”,指评弹艺人最初的拿手评书。“出窠娘”,宁波方言,指产妇坐月子时请的保姆。

翻查褚半农编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》(上海人民,2006版),第57页“出窠兄弟”辞条,等同于“出卵兄弟”。后者“喻从小一起长大的,如‘伊拉两家头是~,关系好去好来个’”

(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的,关系非常非常好)”。那么“出卵兄弟”有无文献依据呢?检索旧籍,居然也有呢。它见于清代道光时期的武林人(今杭州)缪良(字莲仙)辑录《梦笔生花》中的《俗语对》,与之相对应的词是“同胞姊妹”。

按,此书有1935年大达图书供应社所出新版点校本。而据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》,“出卵”,意为“裸体”。甚至“出卵”,又可以写成“赤卵”,似乎与“赤裤”接近了。其实也不必纠结,语言或言语本就有逐渐雅化或俗化双向趋势的。换言之,出窠兄弟不妨视为出卵(赤卵)兄弟一词的雅化;至于“赤裤兄弟”,它与出窠兄弟谐音,但出现得最晚(所见最早出自嵇振铎2016年的励志书《人生不设限,让成功来得更猛烈些》),稍有牵强附会之嫌。取此写法,似可商榷。



图书馆,主办方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放映会,介绍安东尼奥·洛佩兹与伊莎贝尔·金塔尼利亚两位巨擘。穿着精致的年轻人穿梭不息,与冬日温暖的阳光消磨着老洋房、树荫和光影。美,在这里凝聚、扩散、荡漾、升华,拥抱着上海年轻人的休闲空间,也拥抱了世界各国绚烂的文化。

在地铁站看画展

关立蓉

影片结束之后,回到常熟路地铁站,顺着七号线到达龙华中路地铁站。站在洛佩兹画作前,感受着他人惊人的洞察力,有一幅画,主体是马德里的一处大街——格兰维亚大道,应是车水马龙的街头,画作里却没有人,只有阳光的斑点制造时间的流逝,猛然就想起那句古诗:阴阳割昏

每年冬季是修树的“旺季”。住房旁树龄几十年的大树被截去了树干的上半部,只留下下半部树干和一些小树枝,成为一些老小区特有的“风景”。

常言道,十年树木,大多强调的是种树长大需要较长的时间。其实,十年树木,也寓意种树要有长远考虑,要想到种植的树十年后、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岁月后,会长成什么样子。树一旦长大,很难或不可随意迁移挪动;再往时间久了说,树龄大到一定程度,还可能被列为保护树木,被作为风景宝树。然而,这一方面的关注,有时候也是被忽略的。比方,住房等建筑物旁边种树要考虑种什么树合适,要保持足够的距离,要考虑到树长大长高之后对住房等建筑物的影响,采光、落叶、虫子、安全……这些在许多年前的开发中尚是知识盲区,才会有现在的这些“风景”。再比方,风雨天气之后,经常看到小区里停着的汽车上洒满了细小的花瓣落叶,这是小区开发种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树的特点……

种树还要考虑到相邻树生长的空间,避免造成日后互相间的挤压,树与树的生长挤压,尽管是无形的,却又分明是有形的。

在我工作单位的院子里有许多高矗的树丛,其中有几处是白玉兰、棕榈树、松树三棵大树相邻。白玉兰巍然挺立,树干粗壮,树枝伸展有力,树叶宽大茂密,树冠最大。棕榈树悄然肃立,树干修长,没有树枝,长长的树干顶上有几片叶子,几乎没有树冠。松树苍劲有力,各具姿态,树干结实,树枝顺势伸展,树叶有疏有密,树冠有大有小。白玉兰霸气,占了一大片天空。棕榈树悠然自得,与世

种树之道

南畝



无争,只要树顶的一片天空。松树务实,哪里有可以伸展的空间就往哪里伸展。最典型的一棵,在树干约3米之处弯腰避开头顶密集的白玉兰和雪松,形成大约45度倾斜角向旁边伸出一片茁壮的树冠,每一丛松针叶都有广阔的天空。细观察,并非白玉兰树与松树相邻必导致松树弯腰生长。松树树围180厘米,白玉兰树围200厘米,相距280厘米,松树直;松树树围150厘米,白玉兰树围210厘米,相距270厘米,松树直;松树树围120厘米,白玉兰树围200厘米,相距280厘米,松树弯腰。三组数字表明,相邻距离相同的情况下,面对相近树高树大的白玉兰树,只有长得不够粗壮的松树才被迫弯腰生长。

人为造成树与树之间的成长空间挤压,似乎不符合生态文明。我们中国人有由树及人的传统思维习惯。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是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、长期和不容易。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是面对树的变化而产生对人生世道的沧桑慨叹。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是提示人们换个生存环境可能会有新的生机。记得1981年参加高考,语文作文题目《毁树容易种树难》,16岁的我哪里悟得种树的这么多道理哟!更不要说由种树而推论人生和社会生活中的那些“容易”和“难”了。考进大学几十年了,每当经过那片高高的白玉兰、棕榈树和松树,我都会思考种树和做人的道理,会联想到做人、待人、与人相处、培养人、激励人的诸多道理。明白种树的难处,则种树不可不慎。探究种树的道理,把每棵树种好,要有系统思维、长远发展的眼光。

“小柱子,你上海父亲来电,快去大队部接。”我猛地回想起离沪前父亲的约定:紧急情况才打长途,抬起腿就向大队部奔去,满脑袋尽想的是不妙的事。拿起听筒,传来的却是父亲亲切的声音:“天柱,你离家已两个来月,我和你妈想你啊。给你发了一封信,不知收到没有?”正在这时,邮递员老李暴雨中冲进大队部,匆匆递给我一封湿漉漉的家信。我忙告知父亲,“信刚刚收到”。“那你好好看看。我们曾定的约法三章,从现在起,前两章作废。为这事,我给你妈狠狠骂了一顿。”妈妈骂爸爸,此前从未发生过。

父亲平时给在外地工作的姐姐哥哥写信,简短到十几行字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,可这一回给我写这封信,竟厚厚的一大叠,一下子消耗了十多张信



雪巷

摄于德国富森

陆岸

纸。而最感人的是,信里没有一句空洞说教,捧出的全是实打实、极其管用的干货。一二三四五,罗列梳理得清清楚楚。随手举个例子。来函针对插秧季整天人站在水田里,蚂蝗趴在腿上吸血,聪明地建议:这时万万不可用手一条一条去拉,太耗时间,同时拉蚂蝗很易一断两截,蚂蝗头部的一截断在

七夕会

兴路的那一片里弄房子,一点点被夷为平地。再过上十年二十年,该怎么和下一代解释,什么是过街楼、老虎窗、灶披间、亭子间……

也许只有依靠永恒的艺术了吧。正如这些画家用细致入微的笔触,刻画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,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制造断裂和飞跃,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高高飘起,飞到街道上空,看看充满着我们生命的步伐。我想,这也是组织者将这批画作置于地铁站的原因:乘客在这里以全新的方式欣赏艺术,在这里中与大师对话,在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面对艺术,成为艺术的一部分,你就在填补正在生发的某种缺失,共同完成对于过去与未来的想象。